

◎積善之方

易曰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」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，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，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。孔子稱舜之大孝，曰：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」皆至論也。試以往事徵之。

楊少師榮，建寧人。世以濟渡為生，久雨溪漲，橫流衝毀民居，溺死者順流而下，他舟皆撈取貨物，獨少師曾祖及祖，惟救人，而貨物一無所取，

鄉人嗤其愚。逮少師父生，家漸裕。有神人化為道者，語之曰：「汝祖父有陰功，子孫當貴顯，宜葬某地。」遂依其所指而窆之，即今白兔墳也。後生少師，弱冠登第，位至三公，加曾祖、祖、父，如其官。子孫貴盛，至今尚多賢者。

鄞人楊自懲，初為縣吏，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。時縣宰嚴肅，偶撻一囚，血流滿前，而怒猶未息。楊跪而寬解之，宰曰：「怎奈此人越法悖理，不

由人不怒。」自懲叩首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；喜且不可，而況怒乎？」宰為之霽顏。

家甚貧，餽遺一無所取，遇囚人乏糧，常多方以濟之。一日，有新囚數人待哺，家又缺米；給囚，則家人無食；自顧，則囚人堪憫；與其婦商之，婦曰：「囚從何來？」曰：「自杭而來。沿路忍饑，菜色可掬。」因撤己之米，煮粥以食囚。後生二

子，長曰守陳，次曰守址，為南北吏部侍郎；長孫為刑部侍郎，次孫為四川廉憲，又俱為名臣；今楚亭、德政，亦其裔也。

昔正統間，鄧茂七倡亂於福建，士民從賊者甚眾；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，以計擒賊，後委布政司謝都事，搜殺東路賊黨；謝求賊中黨附冊籍，凡不附賊者，密授以白布小旗，約兵至日，插旗門首，戒軍兵無妄殺，全活萬人；後謝之子遷，中狀

元，為宰輔；孫丕，復中探花。

莆田林氏，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團施人，求取即與之，無倦色。一仙化為道人，每旦索食六七團；母日日與之，終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誠也，因謂之曰：「吾食汝三年粉團，何以報汝？府後有一地，葬之，子孫官爵，有一升麻子之數。」其子依所點葬之，初世即有九人登第，累代簪纓甚盛，福建有「無林不開榜」之謠。

馮琢菴太史之父，為邑庠生。隆冬早起赴學，
 路遇一人，倒臥雪中，捫之，半殭矣。遂解己綿裘
 衣之，且扶歸救甦。夢神告之曰：「汝救人一命，
 出至誠心，吾遣韓琦為汝子。」及生琢菴，遂名琦。
 。

台州應尚書，壯年習業於山中。夜鬼嘯集，往
 往驚人，公不懼也。一夕聞鬼云：「某婦以夫久客
 不歸，翁姑逼其嫁人；明夜當縊死於此，吾得代矣。」

。「公潛賣田，得銀四兩。即偽作其夫之書，寄銀還家；其父母見書，以手跡不類疑之。既而曰：「書可假，銀不可假；想兒無恙。」婦遂不嫁。其子後歸，夫婦相保如初。」

公又聞鬼語曰：「我當得代，奈此秀才壞吾事。」旁一鬼曰：「爾何不禍之？」曰：「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陰德尚書矣，吾何得而禍之？」應公因此益自努勵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。遇歲饑，輒

捐穀以賑之；遇親戚有急，輒委曲維持；遇有橫逆，輒反躬自責，怡然順受。子孫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。

常熟徐鳳竹棧，其父素富，偶遇年荒，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，又分穀以賑貧乏。夜聞鬼唱於門曰：「千不誑，萬不誑，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。」相續而呼，連夜不斷。是歲，鳳竹果舉於鄉；其父因而益積德，孳孳不怠，修橋修路，齋僧接眾，凡

有利益，無不盡心。後又聞鬼唱於門曰：「千不誑，萬不誑，徐家舉人，直做到都堂。」鳳竹官終兩浙巡撫。

嘉興屠康僖公，初為刑部主事，宿獄中，細詢諸囚情狀，得無辜者若干人；公不自以為功，密疏其事，以白堂官。後朝審，堂官摘其語，以訊諸囚，無不服者，釋冤抑十餘人。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。公復稟曰：「輦轂之下，尚多冤民，四海之廣

，兆民之眾，豈無枉者？宜五年差一減刑官，覈實而平反之。」尚書為奏，允其議。時公亦差減刑之列，夢一神告之曰：「汝命無子，今減刑之議，深合天心，上帝賜汝三子，皆衣紫腰金。」是夕夫人有娠，後生應埏、應坤、應峻、皆顯官。

嘉興包憑，字信之，其父為池陽太守，生七子，憑最少，贅平湖袁氏，與吾父往來甚厚，博學高才，累舉不第，留心二氏之學。一日東游泖湖，偶

至一村寺中，見觀音像，淋漓露立，即解橐中得十金，授主僧，令修屋宇。僧告以功大銀少，不能竣事；復取松布四疋，檢篋中衣七件與之，內紵褶，係新置，其僕請已之。憑曰：「但得聖像無恙，吾雖裸裎何傷？」僧垂淚曰：「舍銀及衣布，猶非難事；只此一點心，如何易得？」後功完，拉老父同遊，宿寺中。公夢伽藍來謝曰：「汝子當享世祿矣。」後子汴，孫樉芳，皆登第，作顯官。

嘉善支立之父，為刑房吏，有囚無辜陷重辟，
 意哀之，欲求其生。囚語其妻曰：「支公嘉意，愧
 無以報，明日延之下鄉，汝以身事之，彼或肯用意
 ，則我可生也。」其妻泣而聽命。及至，妻自出勸
 酒，具告以夫意。支不聽，卒為盡力平反之。囚出
 獄，夫妻登門叩謝曰：「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稀。
 今無子，吾有弱女，送為箕帚妾，此則禮之可通者
 。」支為備禮而納之，生立，弱冠中魁，官至翰林

孔^{アム}目^メ；立^タ生^{シユ}高^カ，高^カ生^{シユ}祿^{ロク}，皆^{ハセ}貢^{クニ}為^ス學^{ガク}博^{ハク}；祿^{ロク}生^{シユ}大^{ダイ}綸^{リン}，
登^カ第^{ダイ}。

凡^{ヒト}此^{コノ}十^{ジュウ}條^{ジョウ}，所^ス行^{コウ}不^フ同^{ドウ}，同^{ドウ}歸^キ於^ニ善^{ゼン}而^ニ已^ニ。若^ニ復^フ精^{セイ}
而^ニ言^ハ之^ヲ，則^{ソレ}善^{ゼン}有^{アル}真^{シン}、有^{アル}假^カ；有^{アル}端^{タン}、有^{アル}曲^{キョク}；有^{アル}陰^{イン}、有^{アル}
陽^{ヤウ}；有^{アル}是^シ、有^{アル}非^ヒ；有^{アル}偏^{ヘン}、有^{アル}正^{セイ}；有^{アル}半^{ハン}、有^{アル}滿^{マン}；有^{アル}大^{ダイ}
、有^{アル}小^{ショウ}；有^{アル}難^{ナン}、有^{アル}易^イ；皆^{ハセ}當^{タウ}深^{シン}辨^{ベン}。為^ス善^{ゼン}而^ニ不^フ窮^{キウ}理^リ，
則^{ソレ}自^{ソレ}謂^{イフ}行^{コウ}持^チ，豈^{ナラ}知^チ造^{ゾウ}孽^{ニョク}，枉^{カウ}費^{ヘイ}苦^ク心^{シン}，無^ム益^{イキ}也^ニ。
何^{ナニ}謂^{イフ}真^{シン}假^カ？昔^{ソコ}有^{アル}儒^{ニョ}生^{シユ}數^{スウ}輩^{ハイ}，謁^{エツ}中^{チュウ}峰^{フウ}和^ワ尚^{ショウ}，問^ト曰^ク

：「佛氏論善惡報應，如影隨形。今某人善，而子孫不興；某人惡，而家門隆盛；佛說無稽矣！」中峰云：「凡情未滌，正眼未開，認善為惡，指惡為善，往往有之。不憾己之是非顛倒，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？」眾曰：「善惡何致相反？」中峰令試言其狀。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，敬人禮人是善。中峰云：「未必然也。」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，廉潔有守是善。中峰云：「未必然也。」眾人歷言其

狀，中峰皆謂不然。

因請問。中峰告之曰：「有益於人，是善；有益於己，是惡。有益於人，則毆人、詈人皆善也；有益於己，則敬人、禮人皆惡也。」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則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則為假。又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；又無為而為者真，有為而為者假；皆當自考。

何謂端曲？今人見謹愿之士，類稱為善而取之

；聖人則寧取狂狷。至於謹愿之士，雖一鄉皆好，
 而必以為德之賊；是世人之善惡，分明與聖人相反。
 推此一端，種種取舍，無有不謬；天地鬼神之福
 善禍淫，皆與聖人同是非，而不與世俗同取舍。凡
 欲積善，決不可徇耳目，惟從心源隱微處，默默洗
 滌。純是濟世之心，則為端，苟有一毫媚世之心，
 即為曲；純是愛人之心，則為端，有一毫憤世之心
 ，即為曲；純是敬人之心，則為端，有一毫玩世之

心，即為曲；皆當細辨。

何謂陰陽？凡為善而人知之，則為陽善；為善而人不知，則為陰德。陰德，天報之；陽善，享世名。名，亦福也。名者，造物所忌；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；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；陰陽之際微矣哉！

何謂是非？魯國之法，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，皆受金於府；子貢贖人而不受金。孔子聞而惡之。

曰：「賜失之矣。夫聖人舉事，可以移風易俗，而
 教道可施於百姓，非獨適己之行也。今魯國富者寡
 而貧者眾，受金則為不廉，何以相贖乎？自今以後
 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！」

子路拯人於溺，其人謝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
 子喜曰：「自今魯國，多拯人於溺矣！」自俗眼觀
 之，子貢不受金為優，子路之受牛為劣；孔子則取
 由而黜賜焉。乃知人之為善，不論現行，而論流弊

；不論一時，而論久遠；不論一身，而論天下。現
行雖善，而其流足以害人，則似善而實非也；現
雖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濟人，則非善而實是也。然此
就一節論之耳；他如非義之義，非禮之禮，非信之
信，非慈之慈，皆當決擇。

何謂偏正？昔呂文懿公，初辭相位，歸故里，
海內仰之，如泰山北斗。有一鄉人，醉而詈之，呂
公不動，謂其僕曰：「醉者勿與較也。」閉門謝之。

。逾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獄，呂公始悔之曰：「使當時稍與計較，送公家責治，可以小懲而大戒；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，不謂養成其惡，以至於此。」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。

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。如某家大富，值歲荒，窮民白晝搶粟於市；告之縣，縣不理，窮民愈肆；遂私執而困辱之，眾始定；不然，幾亂矣。故善者為正，惡者為偏，人皆知之；其以善心而行惡事

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惡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；不可不知也。

何謂半滿？易曰：「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；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。」書曰：「商罪貫盈，如貯物於器。勤而積之，則滿；懈而不積，則不滿。」此一說也。

昔有某氏女入寺，欲施而無財，止有錢二文，捐而與之，主席者親為懺悔。及後入宮富貴，攜數

千金入寺捨之，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因問曰：「吾前施錢二文，師親為懺悔；今施數千金，而師不回向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前者物雖薄，而施心甚真，非老僧親懺，不足報德；今物雖厚，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代懺足矣。」此千金為半，而二文為滿也。鍾離授丹於呂祖，點鐵為金，可以濟世。呂問曰：「終變否？」曰：「五百年後，當復本質。」呂曰：「如此，則害五百年後人矣，吾不願為。」

也。」曰：「修仙要積三千功行，汝此一言，三千功行已滿矣。」此又一說也。

又為善而心不著善，則隨所成就，皆得圓滿。心著於善，雖終身勤勵，止於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財濟人，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中不見所施之物，是謂三輪體空，是謂一心清淨，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；倘此心未忘，雖黃金萬鎰，福不滿也。此又一說也。

何謂大小？昔衛仲達為館職，被攝至冥司，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，比至，則惡錄盈庭，其善錄一軸，僅如筯而已。索秤稱之，則盈庭者反輕，而如筯者反重。仲達曰：「某年未四十，安得過惡如是多乎？」曰：「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。」因問軸中所書何事？曰：「朝廷嘗興大工，修三山石橋，君上疏諫之，此疏稿也。」仲達曰：「某雖言，朝廷不從，於事無補，而能有如是之力？」曰：「

朝廷雖不從，君之一念，已在萬民；向使聽從，善力更大矣。」故志在天下國家，則善雖少而大；苟在一身，雖多亦小。

何謂難易？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。夫子論為仁，亦曰先難。必如江西舒翁，捨二年僅得之束脩，代償官銀，而全人夫婦；與邯鄲張翁，捨十年所積之錢，代完贖銀，而活人妻子，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。如鎮江靳翁，雖年老無子，不忍以幼

女為妾，而還之鄰，此難忍處能忍也；故天降之福亦厚。凡有財有勢者，其立德皆易，易而不為，是為自暴。貧賤作福皆難，難而能為，斯可貴耳。

隨緣濟眾，其類至繁，約言其綱，大約有十：

第一、與人為善；第二、愛敬存心；第三、成人之美；第四、勸人為善；第五、救人危急；第六、興建大利；第七、捨財作福；第八、護持正法；第九、敬重尊長；第十、愛惜物命。

何謂與人為善？昔舜在雷澤，見漁者，皆取深潭厚澤，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，惻然哀之，往而漁焉。見爭者，皆匿其過而不談；見有讓者，則揄揚而取法之。期年，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。夫以舜之明哲，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？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，此良工苦心也。

吾輩處末世，勿以己之長而蓋人；勿以己之善而形人；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斂才智，若無若

虛；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，一則令其可改，
 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。見人有微長可取、小
 善可錄，翻然舍己而從之；且為豔稱而廣述之。凡
 日用間，發一言，行一事，全不為自己起念，全是
 為物立則；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。

何謂愛敬存心？君子與小人，就形迹觀，常易
 相混，惟一點存心處，則善惡懸絕，判然如黑白之
 相反。故曰：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」

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愛人敬人之心。蓋人有親疏貴賤，有智愚賢不肖；萬品不齊，皆吾同胞，皆吾一體，孰非當敬愛者？愛敬眾人，即是愛敬聖賢；能通眾人之志，即是通聖賢之志。何者？聖賢之志，本欲斯世斯人，各得其所。吾合愛合敬，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為聖賢而安之也。

何謂成人之美？玉之在石，抵擲則瓦礫，追琢則圭璋；故凡見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

進，皆須誘掖而成就之。或為之獎借；或為之維持；或為白其誣而分其謗；務使之成立而後已。

大抵人各惡其非類，鄉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善人在俗，亦難自立。且豪傑錚錚，不甚修形迹，多易指摘；故善事常易敗，而善人常得謗；惟仁人長者，匡直而輔翼之，其功德最宏。

何謂勸人為善？生為人類，孰無良心？世路役役，最易沒溺。凡與人相處，當方便提撕，開其迷

惑。譬猶長夜大夢，而令之一覺；譬猶久陷煩惱，而拔之清涼，為惠最溥。韓愈云：「一時勸人以口，百世勸人以書。」較之與人為善，雖有形迹，然對證發藥，時有奇效，不可廢也；失言失人，當反吾智。

何謂救人危急？患難顛沛，人所時有。偶一遇之，當如痼瘕之在身，速為解救。或以一言伸其屈抑；或以多方濟其顛連。崔子曰：「惠不在大，赴

人之急可也。」蓋仁人之言哉！

何謂興建大利？小而一鄉之內，大如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，最宜興建；或開渠導水，或築隄防患；或修橋梁，以便行旅；或施茶飯，以濟飢渴；隨緣勸導，協力興修，勿避嫌疑，勿辭勞怨。

何謂捨財作福？釋門萬行，以布施為先。所謂布施者，只是捨之一字耳。達者內捨六根，外捨六塵，一切所有，無不捨者。苟非能然，先從財上布

施。世人以衣食為命，故財為最重。吾從而捨之，
內以破吾之慳，外以濟人之急；始而勉強，終則泰
然，最可以蕩滌私情，祛除執吝。

何謂護持正法？法者，萬世生靈之眼目也。不
有正法，何以參贊天地？何以裁成萬物？何以脫塵
離縛？何以經世出世？故凡見聖賢廟貌、經書典籍
，皆當敬重而修飭之。至於舉揚正法，上報佛恩，
尤當勉勵。

何謂敬重尊長？家之父兄，國之君長，與凡年

高、德高、位高、識高者，皆當加意奉事。在家而

奉侍父母，使深愛婉容，柔聲下氣，習以成性，便

是和氣格天之本。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毋謂君不知

而自恣也。刑一人，毋謂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

天，古人格論，此等處最關陰德。試看忠孝之家，

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，切須慎之。

何謂愛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為人者，惟此惻隱

之心而已；求仁者求此，積德者積此。周禮：孟春
之月，犧牲毋用牝。孟子謂君子遠庖廚，所以全吾
惻隱之心也。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，謂：聞殺不食
、見殺不食、自養者不食、專為我殺者不食。學者
未能斷肉，且當從此戒之。

漸漸增進，慈心愈長。不特殺生當戒，蠢動含
靈，皆為物命。求絲煮繭、鋤地殺蟲，念衣食之由
來，皆殺彼以自活。故暴殄之孽，當與殺生等。至

於手所誤傷，足所誤踐者，不知其幾，皆當委曲防之。古詩云：「愛鼠常留飯，憐蛾不點燈。」何其仁也！

善行無窮，不能殫述；由此十事而推廣之，則萬德可備矣！

◎謙德之效

易曰：「天道虧盈而益謙；地道變盈而流謙；鬼神害盈而福謙；人道惡盈而好謙。」是故謙之一